

草根皇帝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朱元璋 从寺庙走出的开国皇帝

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云际会，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鲜活生动的朱元璋。阐释帝王的是非功过，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

文
博
◎
编著



朱元璋

线装书局

草根皇帝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朱元璋
从寺庙走出的开国皇帝



文博◎编著

朱元璋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根皇帝——朱元璋 / 文博编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3. 10

ISBN 978-7-5120-1093-2

I. ①草… II. ①文…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1345 号

草根皇帝——朱元璋

编 著: 文 博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孙嘉镇

排 版: 腾飞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0

印 张: 48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Mu lu



- 第一章 乱世沉浮出家僧 / 1
- 第二章 红巾军营里崭露头角 / 34
- 第三章 攻克金陵苦战鄱阳湖 / 121
- 第四章 铲吴王新朝开基 / 261
- 第五章 施新政整治朝纲 / 303
- 第六章 铲除“胡党” / 368
- 第七章 罗罪名信奸佞功臣获罪 / 402
- 第八章 金陵夕阳看太祖凋零 / 442

第一章

乱世沉浮出家僧

大元帝国文宗皇帝天历元年,即公元1328年。

这年的九月,河南行省安丰路濠州钟离县已有很浓的秋意。眼下,钟离县东乡的这个打麦场,再不见往日的繁忙和嘈杂,只有零散堆放的几个小草垛在做着温馨的梦。与草垛相对,大场北面坐落着几间茅草屋,像是更大一点儿的草堆,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这天清晨,草屋主人很早就起来了。他打开破烂栅门,穿过场边,向东面的土地庙匆匆走去。他显得有些兴奋,步履很是轻快。

这人就是朱五四,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父亲。他今年五十虚岁(后面提到的所有人的年龄都指虚岁),是那种地道的淳厚朴实的普通农民。脸上堆满的皱纹中,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也呈现出和气与慈祥、忍辱与刚强。或许是生活的担子太沉重了,他的上躯较常人有明显的前倾,头发已经半白。他的人缘极好,谁家起房盖屋,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夏天,人们到麦场休息乘凉,都乐意同他打声招呼;冬天,很多少年老的,都乐意到他家串门,四邻八乡的年景、不是新闻的新闻、讲烂了的古诗词、说破了的笑谈,都重新讲起,讲的人和听的人都饶有兴致。穷苦的人劳累、辛酸,总要给自己找点乐趣。为排解内心的烦闷,村民们有时更希望强烈地宣泄一下。立春前,他们都举行迎春赛会。由小伙子们乔装扮演的春姐、春姑、春官、春吏、春皂隶,坐在临时扎起的滑竿上,在土地庙前整装待发。只见社长率领着的人群兴冲冲来到这里,对着诸春神膜拜舞蹈,而后恭迎而出,一路锣鼓喧天,一路欢声笑语,迎到打麦场,送上预先搭好的高台,这些春神像是戏中演员,上演各种故事。台下谑神歌舞遂达到疯狂的高潮,连老人们也情不自禁,扎起袍襟,一起玩狮子滚绣球,破着喉咙唱一曲《月儿高》《梅花落》。朱五四不会这些,但整个赛会期间,他却忙个不停,搬个桌子,找个椅子,为社饭厨师们挑个水劈个柴,总赶在别人前面。特别是他的女人能歌善舞,是赛会期间最惹眼的角色,每当她跳起谑神舞蹈,唱响清亮的歌喉,人们都自动为她扎起一个圈,为她鼓掌喝彩。每到这个时刻,朱五四就感到特别的荣耀和开心,快乐与陶醉。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暂时抛开身上的重担,真正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办赛会是要花钱的。每年朱五四都要变卖点东西,早早准备,可社长和





主事人都不收他的份子钱，事后分社肉，还往往多照顾他家一点儿。因为他的忠厚，也因为他是社中最穷苦的人家。

朱五四的祖籍在沛县。沛县可是个有名的地方，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就在这里出生。不知道是哪一代先人由沛县迁到集庆路的句容县（今江苏句容）。居住在句容的四世祖名叫仲八。仲八有三个儿子，长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了两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有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亲。朱五四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年）。他的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岁，出生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就在这一年，忽必烈令伯颜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伐宋，由襄阳进驻汉口，而后顺流东下，直达建康（今江苏南京），第二年二月，攻破宋朝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丞相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率领残部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挽救不了败局，最后，陆秀夫、张世杰在广东新会县南面临海的崖山作最后一搏而名垂青史，他们的牺牲宣告了宋王朝的彻底灭亡。随着元朝的统一，朱初一一家也就由宋朝百姓成了元朝顺民。元朝臣民都有固定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站）户、儒户、矿户等，有几十种。户籍不同，供纳和劳役也就不一样。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每年向朝廷缴纳定额黄金。然而句容县并不出产黄金，朱初一也没淘过黄金，因此只有卖掉粮食购买黄金去缴纳。贫家小户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不久便不能支撑。朱初一只好举家逃亡。一路辛酸，北行到淮河岸边泗州盱眙县，见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便在此开荒种地。这时朱五四才八岁。哥哥朱五一十二岁。好在初一有的是力气，两个孩子也能做帮手，第一年就种了十几亩，秋收后，还了种子及借贷利息，勉强能够糊口，而后又继续垦种。在荒僻地方耕种常常很容易逃避赋役，初一的日子逐渐过得好起来。五一、五四都先后成了家。五一的女人娘家姓王，五四的女人娘家姓陈。这位陈姑娘小五四5岁，其父倒是颇有一番阅历。他在南宋末年曾在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当兵，并且参加了崖山之战。战败之后，他侥幸存活，经历九死一生，奇迹般地从海上逃回扬州老家。为了躲避元朝兵役，由扬州迁到泗州盱眙县津里镇，靠巫术和占卜为生。他膝下只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季家，朱五四娶得二姑娘。这位二姑娘生性活泼聪明，长得又极为标致，很受父亲钟爱，教她认字，给她讲古来各种故事、各地风土人情，使她更显得端庄秀丽、干练精明。二姑娘的到来，为朱五四带来了说不尽的欢快与幸福。

在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动乱不安。朱家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官府의聚敛和敲诈便接踵而来。按照元朝规定，淮河北的农民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一般是丁税三石，地税每亩三升，丁税是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这对人多地少的贫困户显然有失公平。像朱五四家，三个成丁，就要缴九石谷，加上地税，每年不下十石，税户自己得将税粮输纳进仓，且每石税再纳鼠耗三升，份例四升，共七升，这就接近十一石。

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十四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除此以外，民户还要负担筑城、挑河、运粮、打马草、造船、造甲仗军器等徭役，富裕户要承当里正、主首、社长、看仓库子等职役，这些职役因时常要承担招待各级来往官员的义务，费用越来越大，他们就渐渐向小户身上摊派转嫁。这样沉重的负担，像朱家这样的贫寒户是很难随得起的。待到初一夫妇疾病丧葬之后，家内便又穷得一贫如洗，五四兄弟只好与父辈一样，带起家口流浪。这时老大五一已生有三子，大名重一，二名重二，三名重三。五四有一儿一女，儿子取名重四。兄弟俩先逃到五河县，过了些日子，老大带起妻儿单独到濠州钟离县东乡落脚。在钟离，老大再添一子，取名重五。五四在五河停留一段时间后，又北向流浪至灵璧、虹县，其间又生二子一女，二儿取名重六，三儿取名重七。七口之家一直在动荡与漂泊中谋生，其中的困难与痛楚自不待言。老大捎信给五四，既然在北面也不容易混下去，还不如大家住一起，也好有个照应。五四遂迁到钟离县东乡。靠着老大和众乡亲的帮助，好容易搭上几间草屋，连租地加开荒，一家总算先安顿了下来。这不，五四的女人又要临产了。添人进口，在富贵人家自然是喜事，可像朱五四这样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人家，带给他们的却只能是苦涩和忧烦。五四媳妇今年四十五岁了，依然争强好胜。她依然憧憬着美好的生活，父亲讲述过的那些贩夫走卒、落难公子时来运转的故事对她影响太大了，它就像眼下肚子里孕育着的小生命，时不时撞击她的心扉，给她以希望，给她以顽强生活的勇气。她幻想着，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能给他们带来惊喜和运气。

这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见一个戴黄帽子穿红衣服的仙人道士从西北来到家南打麦场，将一粒闪着亮光的白丸交给她，她吃下去，觉得热气下沉，满口清香，惊喜之间，一觉醒来。她听父亲说过，怀孕时候梦见和尚道士是好兆头，孩子将来可以大富大贵。她愈想愈觉得甜蜜，颊齿之间真像是留有余香。她急忙把五四弄醒，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梦告诉他。五四觉还没睡醒，也不相信有哪位神灵会赐福给他这个苦命的人，所以并不在意。但他的女人却是那样兴奋，还扳过他的脖颈，让他闻闻口中是否有些香气。五四爱他的女人，更心疼她几十年跟着自己受尽煎熬，难得她今天高兴，也不好扫她的兴，便顺着她搭讪，亲吻一下她的唇颊，似乎真有点儿异样感觉，于是也随之高兴起来。夫妻二人决定，第二天一早，由五四到土地庙去烧香磕头，请求土地保佑一家平安，保佑这孩子日后富贵平安。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五四老汉的小儿子在这打麦场旁的茅屋里出世了。这一天，村里像往常一样平淡与平静，刮了几天的北风，晴冷的东方天空烧起的红霞铺得更大、更广了。当时的村民们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茅屋中呱呱落地的平凡的小生命，就是四十年后君临天下的开国皇帝。皇帝就是真龙天子，老天爷派到人间来治





理百姓的神人，他的从天而降，自然与众不同。直到此时，人们才恍惚觉得，大元文宗皇帝属龙的戊辰年九月十八日这一天，在钟离县东乡所发生的一切，竟有那么多不同寻常处，年长于当今皇上的同乡老人，个个都站出来为那些奇迹做证，都在炫耀卖弄自己当时是怎样的躬逢其盛，亲眼目睹。不管是文人骚客还是采风的柱下之史，都是皇帝治下的臣民，有谁不愿意献瑞颂圣，并且也没人愿意去考证事情的真伪。于是，关于朱皇帝降生前后的种种灵异，便被各种书籍愈来愈详尽地记载并辗转抄录开来。作为明朝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库《明实录》写道：朱元璋诞生这一天，“红光满室”，“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疑之”。这类传说，在明代几乎是家喻户晓，而且情节愈来愈多。嘉靖年间的王文禄将从其母口中听到的类似故事做了个系统笔录，取名叫《龙兴慈记》，其中说到，皇帝诞生那天晚上，屋上红光烛天，左旁皇觉寺僧人们从远处望见，还以为是着了火，天明发人询问，才知是一新生儿降生。还说，那天夜间，土地庙中也异香满室，土地神不敢靠近真龙天子，便退避三舍，自行将土地庙往路东迁徙了几十步，自此，土地庙所在的地方方圆数丈寸草不生。

当孩子出生后，去蓟河中洗浴，恰好远远地漂来一方红罗，便取来做了襁褓，后来人们称之为红罗幃。由皇帝的诞生，人们还联系到祖坟的地脉灵气。说其祖父朱初一曾在盱眙县杨家墩的一个土窝中睡觉，见有两个道士从这里路过。一道士指着初一的卧处说：“若葬在此处当出天子。”另一徒儿模样的道士问：“为什么？”答曰：“这个地方气暖。你试试看，将这个枯枝插下去，十天以后必能生叶。”说罢，将初一推起，说，“听到我们说的话吗？”初一佯装聋哑。小道士插罢枯枝，二人扬长而去。初一等了十天，见果然生出叶芽，便恶作剧地将绿条拔去，另将枯枝插上。两个道士如期而至，小徒问道：“为什么没有长叶？”老道说：“一定是被这个人拔去了。”一再追问，初一只好承认。老道说：“也只好罢了。只是泄了地气，不能由长支传了。”遂大声对初一说：“你有福，死后一定要葬在此地，将来你们家会出真命天子的。”王文禄还说，其朋友淞江徐献忠也听到过类似的传说，为此还曾专门到泗州初一公（追封为明熙祖）熙祖陵做过考察，发现这里龙脉远来，王气攸萃。淮、黄合襟做祭堂，九峰插天为香案，果真是一块灵秀之地。当这些神奇的故事编制附会出来又广为传播的时候，朱五四夫妇早已离世多年，倘使地下有知，待不知作何感想，因为他们的见证与此完全不同。如果这个当初不为人所知的新生儿果真有这些惊天动地的灵异，他们举家还会受到人们的那些白眼，还会遭受那样惨绝人寰的痛苦吗？！

朱五四夫妇为这个孩子取名重八，显然是按兄弟排行起的。当时穷人家的孩子只是依照出生年月、父母年岁或兄弟排行等随便起个名字，远不如富家子弟那样，由父母再三斟酌或专门请人为孩子命名，甚至成为家中一个隆重礼仪。朱元璋后来发达以后几次更



换雅名,最后选定名元璋,字国瑞。因此,中国历史上都称朱元璋。为了前后叙述的统一与方便,本传将不用朱重八这个名字,而只称朱元璋。

元璋出生时,大姐已为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之妻,二人结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王家也就绝户了。这时家里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年纪已大,好歹娶了一门亲,但老二老三难望成家,莫说没有姑娘家愿意,就是凭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糊弄上个媳妇,也没住没吃,也没钱将姑娘迎进门。被逼无奈,两兄弟只好都入赘给人家做养老女婿。那时候,倒插门是最没出息最让人鄙视的,但这样做既有了个家室,也少了两口人的调费,还少了二丁的重税,一家人也只好忍辱承受了。本来,五四想将元璋给附近的于觉寺做和尚,不至于挨饿,但他女人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这个小儿子离开。后来二姐也出嫁了,丈夫叫李贞,是钟离县东乡的渔户。大哥家又生二子,仍是七口之家,生计艰难。到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元璋十岁的时候,五四老汉为了躲避沉重的赋役,不得不将家搬到钟离县西乡租地耕种。但因土质太差,灌溉条件又不好,一年耕种下来缴了租子便只剩几粒口粮,不得已第二年再次迁徙,来到太平乡的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他们一家,吃饭无粮,种地无种,没有耕牛,当然更无住房,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一切皆仰赖主人。种主人的地,用主人的牲畜农具,住主人的房子,就是死后也要葬主人的山场,这样的赤贫佃农与奴仆的地位其实也没多大差别。男人为主人种地,女人为主人做杂活,孩子们要为主人砍草放牧,还要为主人守家护院,遇有红白喜事要主动上前听差使命,甚至还要穿上白孝衣跪在地上号丧。偏逢这个刘德又是个为富不仁的,对佃户十分苛刻,佃户们种什么、如何耕种、如何施肥、如何浇水,他都训斥干预,庄稼刚要成熟,他就在地里估摸计算,到分成的时候,竟连一草一木都想算进去,所以名义上是四六分,他往往要拿到六成多到七成。碰到歉收年景,皇恩浩荡,发下蠲免租税的诏书,他就想方设法说减税不减租,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借你一百,先扣出利息,实际只能拿到八十,到好年景,连本加利上利和租谷一起催交。元璋一家为刘德忙碌一年,反倒欠下他不少债谷。即使如此,朱五四每逢年节还要拿着一只鸡一坛酒去谢主人的恩德。元璋非常痛恨刘德的刻薄凶狠,常常背地里咒骂,父亲却总跟他说:“骂东家是要烂舌头的。再说,不是刘家招揽,我们到哪里去找个吃住的地方去。”他怕孩子们惹是生非,冒犯了东家,连眼下这条活路也断绝了。但即使亲兄弟生性也不一样。刘德的哥哥刘继祖就要宽厚得多,很像他们的父亲刘学老。这位刘学老曾经做过元朝的总管。原来元朝各地驻军称镇戍军,按万户、千户、百户编制,总管就是万户之下的军阶。刘学老就是汉人军队的万户总管。这位刘总管是个有远见的人,他看到吏贪民困,官场腐败,知道元运将倾,便急流勇退,谢职回乡。他广有田园,其富足在本地颇为有名,却能不暴不戾,不仗势欺人,而把乐善好施、济贫斋僧、广种福田作为晚年的最大乐趣,因此乡



邻颇为尊重,给予他莫大的赞誉。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刘继祖性情温厚,有乃父之风,也乐于济弱扶贫,朱五四一家也经常受到他的看顾和接济。老二刘德则性情刻薄吝啬,刘学老在世时还有些收敛,现在学老谢世,兄弟分户自立,刘继祖也就只好由他。

转眼之间,朱五四在孤庄村又是六个冬夏,元璋已度过了十六个春秋。眼下是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民间俗语说,十岁八岁花骨朵,十五十六是花季。十五六岁,处在成年以前,得父母的抚爱,未受人世的风霜,如同春天的花朵。元璋生于赤贫之家,藿葵和粥煮,薪炭仰古槐,难有多少幸福可言,但是父亲疼母亲爱,穷人家的孩子也自有穷人家孩子的娇惯和满足,况且,皇家爱长子,百姓爱小儿,乖巧伶俐的元璋自小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很多爱怜。母亲从哪里捎回个红枣青杏或白面饽饽,总是给他掖着留着。逢年过节,尽量给他添件新衣服,手里实在紧巴,哪怕一夜不睡也为他拆洗翻新。父母还把他送到刘家办的蒙学里读了两年书,后来年龄长大一些要为东家放牛割草,母亲就教他《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书,还给他讲许多有趣的故事。所以,元璋在他们放牛的小朋友中是知道得最多也是最能说会道的人。他也是一个很懂事很疼爱父母哥嫂的孩子,随着年纪渐大,力气渐长,他总是帮着父亲哥哥多干些活,吃苦受累从不怨。十六年,更多的是辛酸痛苦,但也有许多苦涩的温馨、和泪的欢笑,最难得的是父母康健,全家和睦平安。

至正三年(1343年),癸未羊年。庄稼人都说,“羊马年好种田,要妨鸡狗那两年”。羊年理应是风调雨顺的好兆头。不料,这年整个夏季未见一滴雨水,竟是一个多年不遇的干旱荒年。夏麦勉强有收,但稷、黍、谷、豆等秋庄稼已逐渐枯萎了。旁边的濠水断流,田地龟裂,热风扑面。人们望着初升的太阳膜拜,又顶着烈日匍匐在于觉寺佛祖面前,晚间,则在场院筑坛布阵,捉拿扑打旱魃。一切努力和哀求都没有得到回报。毒辣辣的太阳烤得人们身心疲惫。八月以后,下过两场小雨,人们补种些荞麦青菜之类,再加上借贷、折卖,好不容易度过了冬荒,可到来年,至正四年(1344)春天,便是在劫难逃了。开春转暖不久,村里有很多人就病倒了,高热,咳嗽,眼底和皮肤下面渗出血丝血点。常常是一家几口人先后得病。整个太平乡笼罩在战栗恐怖之中,像是走到了世界的末日。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已经六十四岁。连日的糠菜草根树皮,已经使他极端虚弱,病魔于是先向他袭来,接着是元璋的母亲、大哥和大侄儿。家里没有病人可吃的东西,更别说医药,元璋和大嫂只有加入祈求神佛保佑的无可奈何的人群;听到父母裂人心肝的阵咳和呻吟,元璋在半夜里默祷上苍,偷偷让泪水湿了枕被。四月初六,五四老汉终于摆脱了这个世界加给他的最后折磨,魂归西去。三天以后,四月初九,他的大儿子和长孙也相继随他而去。那已经离去的,逃却了苦海,游魂一缕,飘飘缈缈,抛却了所有的牵挂和烦恼,却把更大的酸痛加给了活着的人。元璋痛不欲生,他是眼睁睁看着他的亲人在饥饿病痛的挣扎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然而,他却只能压抑住这悲哀,不敢放声痛哭,只能偷偷饮泣,



因为他的母亲也已垂危。他卖掉家中所能折变的一切,想方设法给母亲买点吃的,他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旁。他知道,留给他们母子相守的日子已经不多。他用对母亲酸楚的一笑,对母亲的一口汤饭,对母亲的一个爱抚,来报答她十七年的疼爱、十七年的养育。十七年的辛酸。他恨自己怎么这么无能,母亲总是教育他,鼓励他,说他一定有出息,可眼前面对就要离他而去的母亲却无能为力。四月二十二日,这位慈祥 and 和善的母亲紧紧攥住小儿子元璋的手,也抱恨而逝,但她的嘴边眼角似乎仍然流露出对元璋不尽的诉说和无尽的期望。到这时候,元璋才第一次想把平生压在胸中所有的屈辱和痛苦一口气告诉母亲。他号啕大哭,发疯似的扑向母亲的怀抱。他小小的年纪,却已十分厌倦这个昏暗的世界,恨不能随母亲而去。然而,这个家庭已经无人可以抚平他的伤痛,安慰他的心灵。在这两间悲凉的茅屋中,现在却有四个可怜的灵魂等待着他去安慰。四月的孤庄村,几乎每天都有死亡和哭声,人们的神经已然麻木了。邻近的汪妈妈等几个热心肠的人还是闻声赶了来。他们劝止了全家的哭泣。要他们尽快安排丧葬后事。元璋的二哥、三哥老实木讷,况且已经入赘,大嫂新寡,膝下还有幼子,元璋虽然只有17岁,可是精明强干,这时实际已成家中顶梁柱。只是家徒四壁,该如何安排呢?棺材自然是制不起,连给父母哥哥换一件衣服都做不到,瘟疫荒早年景甚至说不上草草收殓,而只能是入土为安。但是,元璋家地无一垅,将把亲人葬入何处?照常情,像元璋家这种佃户,田主家应该是给块葬地的。于是,元璋同他的哥哥一起跪拜在刘德的门下,请求恩赐。刘德见他们一家只剩下小孩子支撑门户,所欠的债恐怕都难以偿还了,再加上原本就厌恶元璋的刁钻不驯,便放下脸子,不给葬地不说,还把元璋斥骂一顿,逼要欠账。元璋在自撰《皇陵碑》中回忆这段辛酸时写道:“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刘)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大家正在唉声叹气,邻居刘继祖忽然派儿子刘英把元璋兄弟叫了去,对他们说:“刚才英儿告诉我,二爷不愿意给坟地,你们一定很为难。我已经给英儿娘商量过,家东那片山地任你们选个地方安葬。安排后事要紧,也不要太难过了。”元璋兄弟给刘继祖和刘妻娄氏千恩万谢地磕了头,才算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二天,天气燥热无比,元璋与哥哥将父母遗体放在两扇捆绑在一起的门板上抬出安葬。走到中途,忽然北风骤起,乌云密布,铜钱般的雨点落下,溅起一层细土。而后霹雳闪电,风雨大作。元璋他们在刘继祖的地界上急急地往前赶。在跨过一个沟坎时,门板被绊撞,本来就有些朽烂的绳索一下断开,门板随即落地,泥水一时冲刷下来,泥土松软坍塌,逐渐堆积起来,元璋他们只好再添些土,也就权且安葬了。朱元璋为帝以后,回想起当初草草葬埋的情形,十分伤心,想重新起坟礼葬,“虑泄山川秀气,使体魄不安,益增悲戚”,便就草葬之地修建起气势巍峨的皇陵,并口授大意,由大学士危素写了《皇陵碑》;十年之后重修皇陵,再次勾起元璋的辛



酸，便一字一泪地自撰了《皇陵碑》，来寄托他对父母的深切怀念之情。

却说当时的孤庄村仍未摆脱饥荒厉疫的折磨。刚刚下过的一场雨，并未能解除干旱，而后又是烈日蒸腾。紧接着，那遮天蔽日的蝗虫铺天盖地地飞来，树上，草头，庄稼地里，恨不能把所有青绿色的东西一扫而光。乡亲们跪拜、乞求，好容易哀告离去，可留下的蝗蛹，像大兵过后的留守，继续掠夺搜刮。人们只好纷纷逃亡。元璋再度经历了与哥哥嫂嫂生离死别的锥心之痛。他在亲撰的《皇陵碑》中写道：“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文字素朴无华，但那肝肠寸断的悲恸，读来实令人为之落泪。据记载，他的哥哥不久也在乞讨流浪中死去。

只剩下孑然一身的元璋除去身上破破烂烂的衣裳和两间破草屋，已经一无所有，也已经一无牵挂。他踉踉跄跄，不知不觉又来到父母的坟前。今天是母亲的七日忌辰，他买不起一陌纸钱，只能用他断珠的泪水祭奠那已逝的亡灵。他想告诉父母，为了活命，他也只好再次远走，往后的忌日，他不能为二老磕头了，说不定永远不能回来了。想到这里，又不禁难过地啜泣起来。他埋头趴在坟上，像躺在母亲的怀里，感到疲乏的身体一下子松弛下来。他实在太累了，不知不觉竟在母亲坟头安然睡去。

将近正午时分，元璋被人推醒，睁眼一看，原来是刘继祖的公子刘英、汪妈妈的儿子汪秀和附近村里放牛的伙伴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他们是专门来找元璋的。劝慰一番之后，他们把元璋送回家，刘英从家里拿了点吃的，还给他背来一袋米。几个人边吃边陪着元璋说话，他们劝元璋不要到外边逃荒，天无绝人之路。好在前些天下了一场雨，地里的草芽又渐渐长起来，再开一点儿荒地，日子或许就会慢慢好起来了。元璋被几个朋友说动了。

靠着刘英不断接济的一点儿粮食，掺和上野菜草根等勉强下肚，元璋总算有点儿力气开出一片荒地，种上几垅谷子、豆子、稷子，虽然季节晚了些，好在稀稀落落地出了些苗儿，这给了元璋一丝鼓励 and 希望。谁知捉弄人的老天再也未落一滴雨，有时雷闪咕噜堆上一片乌云，几滴落下，像是敲击着人们的心扉，可转眼一阵风吹过，阳光钻进云层，很快将它斩破，用灼热的火将它烧毁。元璋和其他人所播种的希望都枯萎死亡了。汪妈妈看着元璋实在可怜，就劝他到于觉寺去出家。还说他小时候，整天哭个不停，肚子胀胀的，不吃东西，还是庙里的和尚给治好的，当时就答应过舍身。现在何不求了那里的长老，舍到寺里，一来还了愿，二来也有个安身之处。元璋现在孤身一人，无非是逃个活命，混口饭吃，只要不是下油锅进地狱，哪里还顾得其他。汪妈妈也便托了人，求了于觉寺的高杉长老，很快便讲好。



又是一个九月，昨天是元璋十七岁生日。今天，九月十九日一早，汪妈妈准备了香烛，还给元璋拆洗缝补了衣服，便让儿子汪秀给送到于觉寺去。元璋觉得，眼前的这位老妈妈就像他慈祥的母亲，他深深地一跪，竟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于觉寺，后来改名为皇寺、皇觉寺、龙兴寺。据说建于宋朝，金兵与元兵南下曾两度遭到破坏。眼下这个庙宇是元朝初年由一个叫僧宣的人在废墟上重建的。它坐落在钟离县太平乡东十四五里，虽然规模不算庞大，但高高的台基上松柏苍郁，青瓦红墙，也算得上当地一景。它平日烟火非常旺盛，就像汪妈妈给元璋选定的这个日子，九月十九，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涅槃之日，在往年一定是香烟缭绕，人来人往。其他，像二月十九观世音生日、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坐化日、四月初八浴佛节，等等，都可说是于觉寺僧众和附近村民的盛大节日。但是，今天这里却特冷清。不见一个上香的人，连庙门都紧闭着。元璋爬上台阶，只见山门的釉彩剥落，山门旁的一副楹联——“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字迹亦不太清晰。出来开门的是一个懒散疲惫的中年僧人。他把汪秀挡在门外，单独带元璋进去。元璋小时候曾随大人到过于觉寺，后来也同人一起来求过佛，烧过香。这座寺院的大门实为一座殿，有三个门，人们都叫它三门殿，里面供的是两尊恶颜怒目手执金刚杵的金刚力士，人称护法神，也是寺院的警卫和保护神。元璋记得，他第一次来这里时，几乎被这两个奇形怪面给吓坏了。走过山门，是一个大院落，栽有许多苍松翠柏；而今天看来，它们已不复当时的蓊郁油绿，而呈现出昏黄的颜色。院落那面，是前大殿，也叫天王殿。最奇怪的是天王殿中间两尊神像背靠着背。听人说，面朝南的这一尊为大肚子弥勒佛，笑眯眯的特招人喜欢。背靠着面朝北的叫韦驮菩萨，也是手执宝杵。在弥勒佛两旁，则是镇守佛门的四大天王，也称四大金刚。与天王殿相对的，就是于觉寺的正殿大雄宝殿，供的是佛祖释迦牟尼佛。他结跏趺坐，左手横放，右臂上举，手指曲作环形，眼睑微垂，像是对佛门弟子阐说摆脱人世之苦共渡慈航的真谛。侍立在释迦牟尼佛两旁的，据说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前面说的那位天王殿中面北侍立的韦驮尊者，也是为释迦如来佛担负护卫任务的。可以想象，在如来佛面前走过的每个人都逃不过他监视的眼睛。大雄宝殿与天王殿中间的东西两侧，是配殿，东配殿称伽蓝殿。殿正中供奉的神是古印度的波斯匿王，旁边两名侍者，左侧是王太子祇陀，右侧是拘萨罗国的给孤独长者。据说，他们二人曾经施舍舍卫城的花园供释迦牟尼作为说法传道场所。西配殿称祖师殿，正中供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达摩左侧是禅宗六祖慧能禅师，右侧是为禅宗制定清规戒律的百丈怀海禅师。往常这些殿堂里都有许多香客出入，香烟会从殿内溢出，散布于整个院落，从外边也会看到里面摇曳的烛光。今天则到处都是静悄悄死气沉沉的。他们由正殿旁的侧门继续往北走，便是僧徒们活动的场所了。元璋远远地便看见了写着“法堂”二字的匾额。踏过



门槛，但见堂正中高台上放一把座椅，台下面为某些棉布做成的蒲团，有的已经破烂，绽出棉絮。四周摆放的塑像则不知是哪些尊神，听人说里面供着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也未能深考。见有几个和尚双手合十，在蒲团打坐，又有几个像是姗姗来迟。元璋被带到法堂一角，垂首站立。时间不长，一个年长和尚被请了进来，慢步走向高台椅子上坐定，这自然便为高彬住持了。依照带他进来的那位中年和尚的预先教导，元璋向前施了礼。其他十几个和尚也都垂首站起。高彬则是双目微闭，手持佛珠，显出一脸的尊严。过了很久，他像是看了元璋一眼，吩咐一句：“去吧。”元璋就被领出去落了发，换上一件黑色破旧袈裟，再次来到法堂前。按照往常规矩，要由住持给“剃顶”，即在头顶上用香烧出疤痕，用来表示偿清一切业障之债、摆脱一切烦恼的决心，所谓“无始宿债一时酬毕，长揖世间永脱诸漏”。此剃顶的仪式，在唐、宋时代并不流行，在元代便相当普遍。比元璋早进寺的和尚多受过剃顶之戒，但也并不严格。今天法仪草率，也就一切从简了。仅听高彬长老刻板地念道：“出家人，清净慈善为本，不可起恶念、做恶行，尤不可得罪官府。佛授十戒，曰不杀生、不偷窃、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食肉、不涂饰香鬘、不歌舞观听、不眠坐高广严丽床座、不食非时食、不蓄金银宝。这些你都能做到吗？”元璋似懂非懂地听着，便含混答道：“能做到。”随后给高彬磕了头。这个拜师与受戒仪式就算结束了。随之和各师兄行相见合十礼，再由大师兄带领到各殿礼佛。自那以后，元璋就算是受过十戒的小沙弥了。

佛教讲世法平等，可是和尚世界的寺庙中就很很不平等。我们看元末明初和元璋差不多同时代人施耐庵笔下《水浒传》所写东京大相国寺的情况：除住持长老之外，寺一级的主要职务有维那、侍者、书记、首座。分管寺里财物的有都寺、提点、监寺、院主，招待来往众僧、客官的称知客，管经藏的称藏主，管殿堂的称殿主，管阁的称阁主，管化缘的称化主，管浴堂的称浴主，这是中等职事，中级干部。还有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厕所的净头、管菜园的菜头，此皆末等职事，下级干部。

花和尚鲁智深带着大相国寺长老的师兄五台山文殊院住持长老的书信人情，才担派了个菜头差使。可见等级是何等森严。如今元璋出家的这个于觉寺僧众少，规模小，当然没有那样的严密和气派。可是老和尚压小和尚、旧和尚压新和尚却是毫无二致。元璋来了，这每天早起撞钟上香的差使便有人解脱了。所有老资格的和尚，都可以从容地听到钟声再起身洗漱。待元璋再撞第二遍钟的时候，这些人才在首座的带领下到各殿堂礼拜。拜毕，照理应该到法堂展卷诵经，年景不好的缘故，佛门冷落，高彬法师失于督责，这诵经的功课也敷衍马虎，晚间的打坐和诵佛号更是时有时无。饥饿疲倦，他们更乐得早入梦乡。可是，元璋有几次起晚了，耽误了撞钟和上香的时辰，却硬是严格地在佛前罚了跪。清扫院落和殿堂也是和尚们的常课，他们也常常将最脏最累的活让元璋去干。也难



怪这些师兄们：以前庙里香火旺，常有施主舍米、舍面、舍油，上供，出门化缘也能满载而归，倘若到附近村镇念个倒头经，做一些法事，则收获会更多。因此，尽管寺里规定每日两餐粥，肚里总能填得饱饱的。如今可好，只靠这两餐粥过活，而且愈来愈稀，怎么能顶得住。他们对师父一家妻子儿女每天煎煎炒炒馋涎欲滴，也暗生怨气，然而敢怒而不敢言，便把气出在元璋身上，认为师父收留元璋，是他们的僧粥每况愈下的直接原因。

实际高彬收揽元璋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要这个贫苦无依的孩子顺从地做他家的童仆。实际这个高彬长老是个有家室的人。这种身居佛国且娶妻生子的情况在元朝极为普遍。这些寺庙住持拥有家室，同时掌握着国家赐予或施主布施的田产，搞租佃经营，有的还放高利贷，开店铺，可谓贪财网利，肆意淫欲。如此破坏戒律，依照佛家说法，是要下阿鼻地狱的，哪里还有什么往生乐土，摘取阿罗汉果？这个于觉寺尽管田产不多，也有十几家佃户，他们与世俗地主实在没什么两样。高彬收元璋为徒，也像大户人家在荒年购买奴婢，因此元璋除干寺里的活，还要为他家担水劈柴，喂养家禽，几乎无所不做。

低眉弯腰，劳苦疲乏，又要受师父责骂，师兄刁难。元璋日子过得非常烦闷。他开始羡慕大墙外面的生活，尤其是怀念与少年伙伴们共同放牛、一起割草那些无拘无束的日子。那时有刘英、汪秀，还有邻村的汤和、周兴祖、谢彦、徐达等，常常有十几个孩子。元璋因为肚里故事多，心里点子多，又会领着大家玩，因此当上了孩子们的头。遇到大家拿着一根树枝当作戈矛相互追逐，他经常是把他们分成几拨，指派头目，订立规则，各占高坡，以定胜负。有时，他以龙骨水车的破幅板系上青草编的绳子套在头上，称此为平天冠，是皇上戴的帽子，而后将幅板劈开，分给小朋友每人一块，称此为笏板，他端坐在高台上，让他们扮演朝见皇帝的臣子，这些把戏逗得伙伴们乐不可支。他还闹过一次更大的恶作剧。那是五年前初秋的一个下午，伙伴们割了许多草，有些累了，肚子饿得咕噜直响，便打起空口牙祭，这个说米饭香，那个说白馍甜，牛肉、猪肉、羊肉的，任嘴乱说，越说越饿，越饿越流口水。要是在临近收获季节，他们能以土块垒起地窑，秋季采些青豆、夏季捋些麦穗什么的，烧个喷喷香，而后你抓我抢地下肚。可现在却是什么都未成熟。

怎么办呢？元璋看到眼前这个小牛犊，眼睛一亮。想到刘德平日待他们一家的凶狠，也便将气出在他家的牛身上。于是提议把这个黑牛犊宰了烤着吃。大伙一听，个个拍手叫好。扳头的扳头，抓腿的抓腿，镰刀棍棒一齐上，不一会便剥了，烤了，吃了。直吃到日落西山，吃得一个个满嘴流油，恐怕是多数孩子平生第一顿美餐。但当大伙心满意足之后，才想到无法向刘德交代，感到大事不好，不免害怕起来。这时元璋倒十分镇静。他让人把现场收拾干净，把牛尾巴拴在一根枯树根上，掩了土，嘱咐大家如此如此。待到天黑刘德找来，元璋一口咬定牛钻进地里去了，伙伴们亦是异口同声。刘德拽拽牛尾巴，拽不动，猛一用力，一屁股坐在地上，把一个带血牛尾巴拉出。刘德恼羞成怒，抓住元璋



便打。元璋咬定牙根，一声不吭。后来，幸好刘英求情，刘德才肯停手，不过他还是拉着元璋到朱家骂了一顿，最终朱家答应多缴一石租谷才算完事。这件事过罢，小伙伴们觉得对不住元璋，对他的仗义担事更为佩服，元璋的话便更灵更有威信，一直到长大，他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那些日子是多么令人眷恋和神往啊。如今，一领袈裟，一围高墙，将它们永远地隔绝了。而眼下这些秃顶黑衣人……元璋有些懊丧和气愤。

这一天，元璋扫完院子，又被支使去清扫殿堂，那怒目圆睁的韦驮大士、一脸和善的释迦老祖等大佛的灰尘还好打扫，可耳房里的一些小佛爷，排得紧紧密密，却不好下手。元璋一气之下，将它们用箩筐统统拖了出来。又有一个佛像面前的蜡烛被老鼠咬坏，元璋便找支笔在它背上写了“发去三千里”几个字。高彬知道后，少不得又是一场责骂。后来此故事有所演义，说是元璋扫殿宇时，喝令众佛躲开，他们便都左摇右晃自个儿走到院子里去，那个被发配充军的佛尊晚上给僧人托梦，僧人告诉元璋，元璋说：“跟他闹着玩儿的，那就放了吧。”当晚佛尊又向僧人道了谢。并且说，元璋曾为高彬外出放鹅，他衣单身寒，心里烦闷，就在鹅群周围撒泡尿把它们围起来，自己找个地方去玩，鹅乃整日不敢出圈，有时又按鹅的颜色分队排列，叫白鹅一队，黑鹅一队，它们便各自乖乖听命。有个花鹅在中间鸣唤走动，不知所属，引得元璋捧腹大笑。透过这些传说，可以知晓，青少年时代的他一定是好做恶作剧，性格顽皮。处在极端的困苦与厄难之中，这种乐观向上，对周围恶劣环境的调侃与对抗，正是一个能够摆脱逆境的最宝贵最可爱的素质。

钟离县的旱情没有扭转的迹象。大部分地块的冬小麦没能播种。于觉寺的佃户大部分逃亡了。高彬不能不为他的妻儿后路着想。十一月初，他正式告诉徒儿们，寺内罢粥，要他们各寻生路。此时，元璋入寺才五十天，经文没念上一卷，各种杂活可没少干。他这个受过十戒的小沙弥，实在和没有落发的寺内童仆没什么两样。所以元璋后来说，此期间他在于觉寺做了五十天行童。

离开于觉寺，“归无所恃，出无所怙”。天地虽宽，竟这般难容。听人们说，南边巢湖边年景还不错，元璋便披上两件破旧衣服，托一个粗瓷僧钵，撩起袈裟的一角，顺着南伸的没有尽头的黄沙尘道，惘然走去。

这是元璋首次离家远游。说是十七岁，事实上在这个苦难的人世间也只熬过十六个整年头。他还是个孩子，一个被皇天后土、神佛菩萨、春花秋月、阳光雨露遗弃了的少年。一个人走在大会上，四望尘沙漫漫，不见一点儿生气。回头望望家乡的村庄，再望于觉寺，已然隐约模糊。走着走着，周围一时非常寂静，可听见耳旁的微风、身后细碎的脚步声。前方将落的日头血红血红，背后的冷风吹透了衣裳，元璋心情悲凉，像是在滴着血，瑟瑟抖动。已经闻到了墟里炊烟的气味，但他还必须紧赶几步，寻一个住宿之处。这是他第一次为一块遮风避寒的宿地心里着慌。这个村子他叫不出名字，似乎也有不少人家



逃难去了,他见到许多房子门户洞开,门板大约不知被什么人拆走了,因而找一些柴草囫圇住一宿倒没有发生什么困难。从家里带来的一点儿干粮还没吃完,一切也就从简了。

前面已经走到定远县界。这里年景好像较钟离县要好些,元璋包袱里最后一口干粮也吃光了。无论怎样难以开口,他也必须靠化缘生活。化缘,也称叫化,就是僧人讨饭。讨饭的,在那时有各色人等,各种讨法。最多见的,是逢早遇涝、灾祸临身或孤儿寡母、年关且近,左手一根打狗棒,右手一个破筐篮,篮内一个半边碗,待到人家吃饭的时候,叔婶爷娘,沿门乞怜,要得一口半碗。还有的是失去了田产,生活无着,靠乞讨为生,或妻子老小,度日艰难,在农闲季节乞讨,作为补贴生计的一种手段。为了生存,他们当中较强悍的部分,常常成帮结伙,各推头领,各占码头,组成所谓丐帮。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有大部分人能说会唱,进了人家门院,专说各种吉庆话。哪里有娶妻嫁女,铺店开张,或出大殡发大丧,他们必然闻风而至,凭借给人家喝个彩,博得些许残羹冷炙。盲人乞讨则常与说唱占卜结合,碰上好心的村姑老妪,或者倒有一碗热汤、热饭。僧人叫化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也瞧着人家的炊烟行动,但乞讨的信号不是哀恳,不是说唱,而是敲响木鱼。很多人家或者是由于穷困,或者是因为吝啬,任凭你哀中带泪,泪中带血,任凭你将木鱼敲破,总把你堵在门外。更可怕的是有些高门大户的恶狗,听不得木鱼声和乞讨声,见着衣服破烂的人就猛扑上去,正所谓:人敬富的,狗咬穷的。一般讨饭人那根打狗棒,其实并不敢打人家的狗,但至少还可以稍作抵挡,或者吓一吓那些癞皮狗,元璋的木鱼却无法兼备这个功能,故此几次被恶狗撕破了袈裟,咬伤了腿脚。

起初几天,每逢乞讨,心里都有一阵紧缩,可狼恶虎恶没饿恶,饥饿的驱迫,使他忘记了一切羞辱、一切危险,让他学会了适应各种环境。渐渐地,他没有了怨恨,没有了眼泪,没有了悲哀,他开始学习怎样去适应这个境况,百态人生。北风刺骨,大雪纷扬,他可以随便在碾房磨道蜷缩一宿,也能够找到一个好心的老人留他三天五日。他知道哪些人乐于斋饭布施,也看得出哪些面孔常存恶意。他每每脱掉袈裟,穿上破烂的窄衣短袖,为人家做些累活,换得一单半棉、三升二斗,又常常赧起袈裟,在暮色苍茫中急投禅院,并逗得大小沙弥欢天喜地。遇到云水漂泊三教九流的人,则朝聚暮散。但就在这聚聚散散之间,彼此间给了许多温暖、许多关怀、许多理解,多数还成为终生怀念的朋友。

这一天,离开定远县,到了庐州地面,从近旁岔道上走过两个道士。相互问候之后,原来都是无家可归之人,便一路同行。大家说些沿途见闻,州县风光,世故人情,队伍中还有什么刘邦、刘秀、卧龙、凤雏,倒也少了些脚下的困乏,身上的单寒。看着天色向晚,化了点布施,便一同歇在了村边的土地庙。躺下不多时,元璋忽然觉得周身滚烫,接着便说起胡话。幸亏了这两个道士患难中仗义相救,一晚上精心照顾,弄点柴草烤暖了屋子,用庙里的铜香炉烧了口热水,又将身上的外衣脱下给这个可怜的小老弟盖上。翌日,他